

# 大教學育十五年

## 八十八自傳

著・寶貽梅



大學教育五十年——八十自傳

梅貽寶·著

71.3.0499

78031.

## 大學教育五十年——八十自傳

著者 梅 貽 寶

發行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・三九四〇一三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 
保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增訂版

定價：新台幣一五〇元



一九七三年香港中文大學  
新亞書院校長(油畫)



梅貽寶・倪逢吉  
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 
於燕京大學禮拜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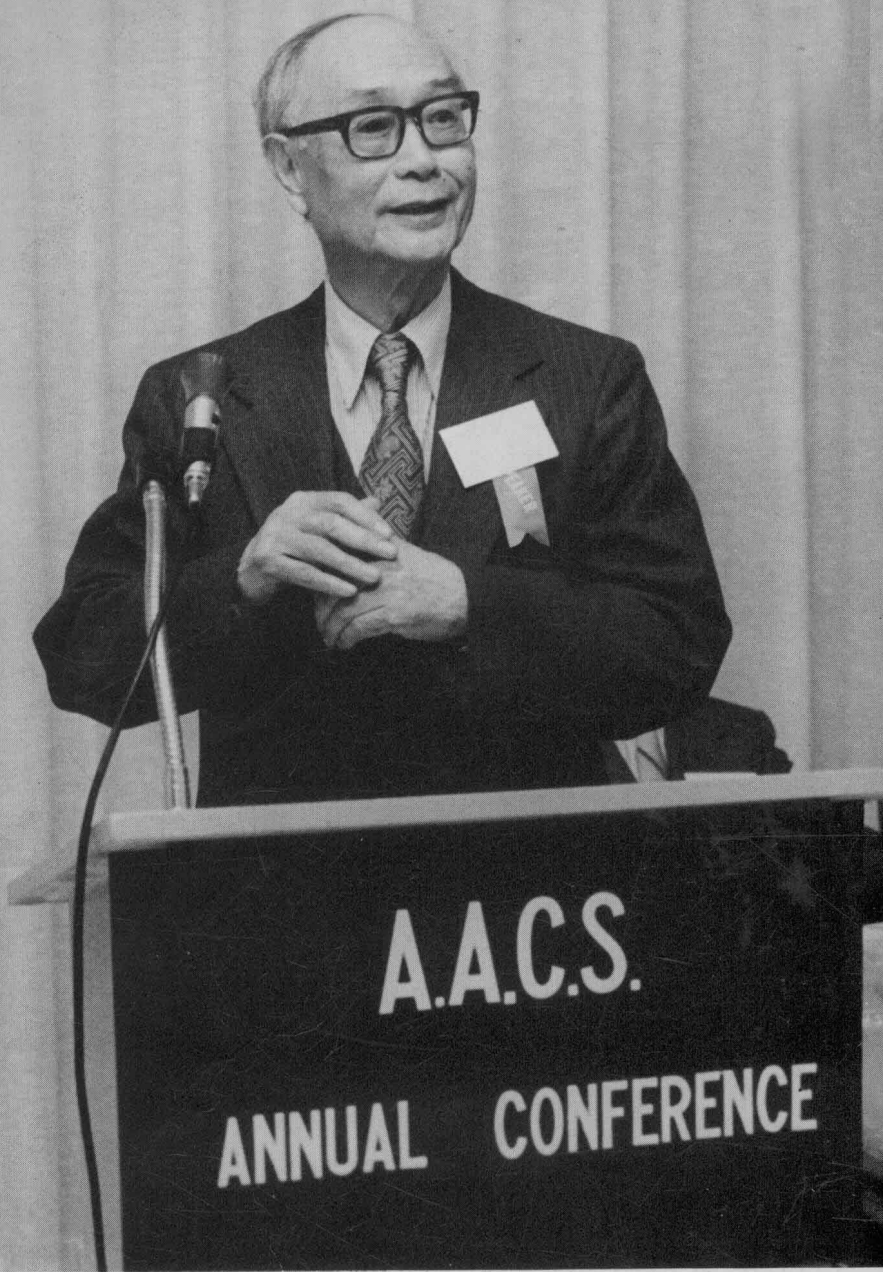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四五年  
燕京大學代理校長





一九五二年  
在美國宣揚中國文化



一九七八年主持紐約  
中國文化研討會



## 自序

前人有七十古稀之說，現代醫藥昌明，也許可以推延到八十了，無論確數如何規定，高壽總是福氣。余享壽八十（出生於西元一九〇〇年十一月），亦即是與二十世紀同時起步。這八十年來，國家遭遇了巨大的變故，個人亦隨着經歷過非常的磨鍊。梅氏宗親會訂於一九七九年夏在臺北舉行世界宗親大會，籌備發行大會紀念特刊。承蒙主編恕曾宗兄（字心如）函囑撰寫有關個人經歷文稿。隨即呈交「天津梅氏的來歷」及「大學教育五十年——七八自述」兩則。旨在溝通吾梅族聲息，未敢炫耀人前。因故該兩文現已先後刊印於「傳記文學」一九七八年十月及一九七九年一月兩期。茲將「大學教育五十年」一篇，再加修補充實，以餉讀者，亦且為我家兒孫們留個記錄，藉以啓發他們的中國傳統慎終追遠的美德。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增訂再版自序         | ..... | (一) |
| 自序             | ..... | (三) |
| 成長及求學時期        | ..... | 一   |
| (公元一九〇〇—一九二三年) |       |     |
| 國外進修時期         | ..... | 二七  |
| (公元一九二三—一九二八年) |       |     |
| 國內服務教育時期       | ..... | 五五  |
| (公元一九二八—一九四九年) |       |     |
| 留美講學時期         | ..... | 一〇五 |
| (公元一九四九—一九七〇年) |       |     |
| 香港、臺灣服務教育及退休時期 | ..... | 一四三 |
| (公元一九七〇—一九八〇年) |       |     |

附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天津梅氏的來歷·····     | 一九三 |
| 二、五月十九念五哥·····     | 二〇三 |
| 三、西北遊記四則·····      | 二一三 |
| 四、印度禮佛記·····       | 二四七 |
| 五、弔高棉古都吳哥·····     | 二六三 |
| 六、西方文化探源遊記·····    | 三〇九 |
| 七、〔中國人的心靈〕序·····   | 三三三 |
| 八、燕京大學成都復校始末記····· | 三四一 |
| 九、大學之道·····        | 三八三 |
| 十、梅貽寶著述目錄·····     | 三九三 |

## 成長及求學時期（公元一九〇〇——一九二二年）

天津梅氏人口不多，約七、八戶。有族譜，曰「梅氏家乘」，先兄月涵（貽琦）曾翻閱過。立譜的祖宗梅殷，乃是明太祖第二女寧國公主的駙馬夫婿，余曾撰「天津梅氏的來歷」一文（見附錄），即不重複。家譜中載有「曾、貽、祖、宗、德、濟、世、以、言、芳」十個字，爲子孫命名之輩字，天津梅氏，一體遵照。

余出生於清光緒庚子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，即公元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五日。一九〇〇年乃二十世紀開始之年（清華級友陳欽仁氏與余同年。曾極力主張一九〇〇年應爲十九世紀末年，而二十世紀應以一九〇一年開始。果然，則吾二人壽命儼然屬乎兩個世紀了！可惜此說未獲公認，只能視爲私見。），亦是清末義和拳作亂，引起八國聯軍，攻陷北京之年。夏六

月洋兵由大沽登陸，經過天津，赴北京。六月十八，天津大亂。洋兵劫掠之餘，當地土棍更是橫行無視。天津有「十八財主」稱號，所指即是當日行搶致富的暴發戶們，吾家全家逃赴保定避難。早已中落的家業，再遭洗劫，够得上準無產階級了。

### 模範小學

逃難歸來余卽落生，可謂生不逢辰。不但家境清苦，而且人口衆多。余有四兄，四姐，一妹，合計五男五女。父親爲一鹽商東家（天津富戶有若干家是鹽商）充任經理，收入不豐。但萬般困苦中，他卻咬緊牙關，叫諸子女都受當時最完善的教育。時袁世凱任北洋大臣，兼直隸總督，施行新政。在天津開設了堪稱模範的模範小學。校舍新建，校長劉竹生先生爲當地聞人，曾赴日本考察教育。余六歲入學，報名時須默寫三代條子，所以還能記得：「曾祖汝鈺，祖茂先，父臣」，似乎都中過貢舉。當時學制，初小五年，高小四年，九年畢業。實際等於現行制的高初小學加上初中。同班同學有張錫陸（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的長子），于峻吉，李福景等。我的八哥貽琳（字吟青），十哥貽璠（字東華）亦是模範小學學生，班次較高。（另外兩位兄長是五哥貽琦（字月涵）、六哥貽瑞（字仲符）。父親是長門，另有兩位叔



叔。三門子女，男女分開，一貫排列，這叫「大排行」。我排行十一。」

一九一二年美國基督教宣教家艾廸先生 (Sherwood Eddy) 來華佈道，他在天津宣講數日，由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擔任翻譯。聽衆踴躍，洵稱盛舉。講辭略謂：中國地大物博，歷史悠久，人口繁昌，而竟貧弱難以自保。揣其原因，難免人生態度，有欠積極。允宜發揮基督教博愛服務精神，以致富強，而奏大同。當時清廷顛覆，民國維新，熱血青年，無不立志報國。採納基督教一途以赴之者，亦頗有人。余亦爲之感動，受洗入教，加入張伯苓校長所領導之天津中華自立基督教會。時余年十一歲。宗教爲余畢生主要興趣之一，亦是授課的一項科目。基督教、佛教、道家、以及孔、孟、墨翟，均所嚮往而感崇敬。晚年則仍以儒家之天人合一之理想爲歸宿。宗教自由爲人生重要自由之一端。然而澈底實行宗教自由之國家，要推中國爲首。若干宗教在中國得以並行不悖；每個家庭亦常有不同宗教之信徒，和平相處，互尊互重。共產主義，無神反教，自不待談。卽是一般西洋文化史中，宗教亦不斷的釀成問題，甚至引起戰爭。西洋中古史一大部份卽是十字軍史。耶回兩教戰爭，蔓延不絕，竟達數百年。中國歷史中絕無此例。中國佛教有三武一宗教難之說。西北地區亦時有漢回衝突糾紛，導致戰爭。但是細查其中因素，多屬政治、經濟、以及一般社會習俗，生活習慣等問題。單就宗教信仰而言，在中國可說是各行其便，少有干涉。

## 天津南開中學

先長兄月涵（貽琦）長余十一歲。他的言行功業，影響余一生至巨。余另著有「五月十九念五哥」短文（見附錄），敘述月涵哥在吾家所處的地位，以及我們手足關係，茲不贅。月涵哥一九〇九年考取清華官費留美，一九一四年回國。他命我參加南開中學入學考試，幸蒙錄取，修學一年。這一年正是歐戰（亦稱第一次世界大戰）開始。南開中學學生約計五百人。每星期四下午，全體集合於新建的大禮堂，上「修身班」。張伯苓校長親自講授，報告時事，兼及歐戰戰況，亦說些處世爲人道理。有一次他言道：「我爲自己向人開口捐錢是無恥，爲南開不肯向人開口捐錢是無勇。」後來我做了幾任私立學校校長，他這句話對我正是言猶在耳，有如昨日。張校長身材魁梧，出身海軍。目睹甲午慘敗，立志獻身於救國教育。他創辦的南開中學、南開大學，馳名中外。中國現代教育家，無出其右，我在童年得受張校長的訓誨感召，至以爲幸。

張校長辦學多年，門生遍全國。他最得意的早期門生大概要算月涵哥了。滿清末年，伯苓先生由天津紳董嚴範孫先生（名修）資助，開設南開中學。月涵哥即是第一班的學生，而

且畢業時，名列全班第一。南開中學前院鑿有一井，井上懸匾，列有第一班畢業生名單，由梅貽琦領銜。張校長教誨諸生時，常常提起這些先進學長們。不用說，我個人當然更是勤加注意的了。南開院裏有井。過道裏懸有一面大鏡，培養學生們整潔習慣。我至今還能記得這些細節，料想當時影響我童年成長，大有作用。

日本在這一時期，趁着歐美各國混戰方酣，無暇顧及遠東，處心積慮，加緊侵華。歐戰在一九一四年發動後，日本隨即加入英法協約國，對德宣戰。而實際日本並未到歐洲參戰，只派遣有限兵力，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少數駐軍制服，佔領青島而已。日本既以武力奪獲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，進一步壓迫中國，用明文承認此日德間侵華權益之轉移，而且擴大其範圍。這即是所謂「二十一條無理要求」。此要求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提出，以哀的美敦（ultimatum）方式，限期答覆。此訊傳出，舉國大譁。政府固乏抵抗武力，而袁世凱正滿心要向日本借巨款，做皇上。是以不顧民意，竟於五月廿五日蓋章接受。南開全校師生，人人悲感，多有落淚者。五月七日訂為國恥紀念日，在我的經驗中，這是第一個國恥紀念日（後來還有若干），亦是給我印象最深，令我終身難忘的國恥紀念日。

南開提倡戲劇。早在一九一四年，即演出話劇「一圓錢」，轟動一時，盛況空前。其中女主角由丁班生周恩來扮飾。說亦奇怪，在中國幾千年文化史裏，似乎並沒有發展話劇這一

格。所以話劇這項藝術乃是新由外洋學來的。話劇早期有一陣被滿清認為鼓吹革命，所以遭禁演。有一陣且被稱為「文明戲」，想來真是啼笑皆非。

在南開我是己班生，丁班比我們高一年。己班班友，現在想得起來的，有張錫陸、于竣吉、吳國柄、吳國楨兄弟、胡光燾、李福景、張文儉諸學長。

### 北平清華學校

一九一五年我考入清華學校。清華招生名額乃按庚子賠款各省攤派款額為比例。那一年直隸省錄取五名。富庶省份如江蘇、廣東，都在十名以上。所以清華校址雖然在北京，而學生中反倒是南方人佔多數。與我同期入校的有梁治華（實秋）、徐宗淶、顧毓琇（一樵），吳景超、吳文藻等，屬一九二三年級。入校不久我被提升了一級，改屬一九二二（壬戌）級。清華不收學費，早期連膳費亦不收。由一九一五年起改收半膳費，每月三元，次年起收全膳費，每月六元。我入學那一年開始收半膳費。升了一級以後，我請求與同班同學同等待遇，免交膳費，我以爲說得過去，但未獲准。壬戌級級友六十餘人，同窗七載，情篤誼深。可惜已有多人謝世。生存者都在八旬左右，散處四方。留住大陸的，多年來音訊隔絕，生死不